

蕉風

半月刊

62

日五廿月五年八五九一

蔡期鍾 學文國法的義主然自
 仔芭山 !吧飛，飛
 人 墨 債情
 華定李 洞寶三和洞天南
 譯燕顏 生新



松風(木刻)

張克女士作

讓我們打成一片

本刊已出六十二期，以時間計，則是兩年又七月了。

在這個拜金的地方，文藝是奢侈的，也是浪費的。因此，要長期維持一份文藝刊物於不墜，確是一件費力的事。但我們却憑着一股蠻勁，始終不計利害得失，苦撐下去。然而，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今天迫切需要各方的支持。我們希望作者寄來最佳作品，使本刊內容得以充實；我們希望讀者介紹親友訂閱，使本刊銷路得以日增。當然，我們更要繼續努力，期能趕上時代，止於至善，毋負大家的厚愛。

古語云：「衆擎易舉」。就請從今天起，讓讀者、作者和編者打成一片吧！

蕉風半月刊社謹啟

請批評

請投稿

請訂閱

請推介



某些接受全部津貼的華校，聞得教育當局授權校方自行個別設法籌募維持費用時，不禁爲之譁然，並有表示不再接受津貼者。但某督學却解釋道：「正好像你們去看戲一樣，當你們看到一半時，發現那套戲完全不值一看，而欲向戲院當局退票，行得通嗎？」

呸！這是甚麼話？倘若戲院招牌上明明寫着演的是「中文片」，而台上演出來的却是「英文片」，那觀眾們不但要退票，還得告他是個大騙子呢！（碧玉）

報載：美國於發射一枚前鋒型火箭時，曾置一老鼠於其中，以試驗飛行太空之可能性。

此舉果能獲得成功，則鼠類真個是「鴻運當頭」，因爲牠們大可全族遷移到太空去，免得活在地球上遭受貓狗的捕殺。（揚舟）

每當「百字票」未開彩的前幾天，總會見到許多人携着香燭去求神拜佛，虔望菩薩賜一個好字，或是在夜裏來報靈夢，好使他們發一點橫財。

唉！愚笨的人，如果鬼神有靈的話，豈不個個都是富翁？但話又得說回來，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窮人要想發達，也只有寄望於橫財哩！（謹華）

聯合邦教育部近又發出新訓令，內開：「凡已婚之女教師，明年度可能被停職」云云。

女性原適宜做「獅王」，而今格於禁令，結婚與職業二者不可得兼，其將何去何從，也就煞費思量。這難怪女教師要提出抗議，就是身爲女教師之夫或想找女教師爲妻者也會咆哮的。（羅賓漢）

據中國大陸傳來消息：上海印染工業首創試製香味花布，布上印出甚麼花朵，就有這種花的香味。

我願「人民政府」下令大量製造，並普遍分配給人民作衣料。那麼，中國大陸就成了「衆香國」，從此沒有「臭人」矣！（香人）

狗明星愛樂小姐，享年十一，慟於公曆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魂歸天國，其主人王芝祿親視含殮，哭之甚哀。

造物不仁，紅顏薄命，愛樂小姐死後有知，亦可瞑目於九泉矣！（亦人）

據我所知：印尼中央政府走的是共產主義路線，那號稱「革命政府」的是標榜西方民主政治。而馬來亞的民選政府是推行民主政治，恐怖份子則爲實現共產主義而頑抗。由此可知，印馬的政府與叛亂份子，恰恰政見完全相反，致使戰亂不已。

我建議：馬來亞的恐怖份子退過印尼去，印尼的叛亂份子退到馬來亞來。這樣一來，兩者政見完全一致，也就不會再動干戈，人民皆可安居了！（蔡聖俐）

約·法·三·章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

(上)

鐘期著

緒論

(一) 自然主義概述

自然主義文學的興起，可說是文學上的一件大事，支配着十九世紀下半期整個法國文壇。儘管自然主義文學的誕生，係對浪漫主義文學所生的反動，而在所有自然主義的成功作品中，却仍然保留着一些浪漫派的氣氛。其間唯有小說一支，正像支配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抒情詩一樣，從一八五〇至一八九〇年間，獨霸一時，成爲指示文學新方向的信號。如果我們要給它一個明確的分界，則簡單的一句話，即抒情的詩體文學爲「自我」的表達，而寫實的小說則爲「非自我」的感覺。

原來在浪漫派方熾的時候，浪漫派的小說作家，如喬治·桑(George Sand)、巴魯扎克(Balzac)等，就曾指導過小說的方向，應在留心觀察現實。自一八五二年以來，社會一般趨向，無論爲詩人、悲劇家、小說家、哲學家或史學家，都開始細心研究事實。這一新趨向，便是面對浪漫派的過分趨向於狂妄的幻想、矯情的私意、和放縱的情慾的個人主義擴張而生的反動。更由於實証哲學的影響，導致一般人的興趣，首先便在尋求真實。它所表現於文學方面的，便是描摹真實的寫實主義的應運而生。此種正確與精細觀察的時尚，特別是在寫實小說和帕拿斯派的詩中更能體會出來。

若歸根究底，則此種新趨向，亦可說是古典主義的再現。不過是廣義的古典主義，而不是十七世紀的狹隘的古典主義。因爲十七世紀的古典作家，他們忽視了自然，他們不取材於卑微的或太特殊的，僅以有着高尚的或一般性的爲其描寫對象。此種限制，對於十九世紀的寫實派則全不存在。他們企圖將現實的全貌整個重繪；他們重視自然的外部和人類的天性；他們非但描寫卓越的，也同時描寫卑微的；他們觀察那特殊的，也同樣觀察那些普通通俗的，甚至更逐漸偏愛於那粗野的和例外的。此種風氣，自

左納於一八八〇年創自然主義以還爲尤熾。

簡單的說：所謂自然主義就像自然之孕育萬物，無所不包，無所選擇，均在其化雨滋潤之中一樣。自然主義文學，便是真實地描繪社會實生活之全貌，上自貴族名達，下迄販夫走卒，社會各事各物 and 各種生活型態均無所不包，唯特別着重赤裸地暴露社會的或道德的醜惡面，即微賤的靈魂之寫實而已。

(二) 自然主義誕生之社會背景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此種自然主義文學之發展，和當時社會實有密切的關係。原來自一八五〇迄一八九〇年的法國社會一般情況，實呈如下三特色。即：

一 在信仰方面，由於科學的實証主義高度發達，實証哲學遂取而代替了宗教。

二 物質的利益追求，超過了道德的利益。

三 政治問題統治着社會問題。

只因當時教會方面和政黨勾結，儼然成爲自由和平等的最大敵人，爲自由主義首先必須反對的主要對象。一八〇五年以還，科學的勃興，實驗主義、唯物論、情慾和逸樂的追求，懷疑的悲觀論，都或多或少滲入一般人的靈魂中。而當時的內政，却在驅使各階層趨向於物質利益之追尋。由於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業，使中產階級獲得了無比的財富，工農階級亦因宇宙財富的增加而分潤其益。然而此種利潤，無仰給於正義和慈悲，却完全倚賴政治，於是引起一般人對政治的興趣，如果他們願意支持當時的政府，完全因爲他們認爲此一政府是爲和平與財富之保障而已。

但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終於崩潰了，教會退出了政治圈。在這一場政爭逐鹿的後面，議會本身宣告分裂，社會民主黨與布爾喬亞自由主義分道揚鏢，互相對峙，社會民主黨并因普選勝利而跨進議會，從此政治鬥爭一變而爲社會鬥爭。然而所有權這一觀念，却在當時爲一切秩序的基礎和徵兆

。所有這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行動，雖不是那個時代中最偉大的，但無疑地却構成了當時的文學的一部份，形形色色，無所不有，這便是形成自然主義文學的因素及其本質。

詩

(一) 帕拿斯派的特徵

自一八五〇年始，法國的詩，便逐漸由抒情的個人色彩濃厚的浪漫主義，變為詠物的，感染着科學的精神，意欲以智慧中的思維，來代替個人情感上的感觸，從「自我」的境地中掙脫，去把握住那些永恒而固定的事物。因此，在一連串的變遷下，驅使當時的作家走向新的意義上。其時，實際上在繼續鬥爭的，實不外二點：其一是關於形式，就是那些忠於保存傳統的作詩規則者，和反對要求放寬或根本取消此種規則的人鬥爭。其二是關於實質，便是那些主張只將情感或思想中明朗的而易於理解的一部表達出來的人，和那些爲了要開拓詩的領域而毫不猶豫地要去表達晦暗難懂的另一部人之中的鬥爭。

就在一八六六年三月初至六月尾中，巴黎出版人拉美爾先後刊行了十八冊題爲「今日的帕拿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註一)詩集，包含三十七位詩人的作品。這些詩人隨即贏得「帕拿斯派詩人」之稱。其中最主要的，有郭鉄哀，李士爾，彭味爾，波特萊爾，赫蒂亞，葡許多麥等。一八七一年第二部詩集刊出，一八七六年第三部詩集又問世。此後當然也發生過一些變化，一方面吸收了新的份子，另一方面則某些初創的元勳後來脫離開去，甚至成爲和這派匹敵的領導人。

所謂帕拿斯派的詩，最主要的一點，就在反對浪漫主義的抒情體，而提倡客觀的、敘感覺的、詠物的詩。指導着詩的方向，應爲敘事的或哲學的，即描繪過去或現在外部的真實，指出自然的變化，與歷史上不同時代中的教訓，或以一般觀念去代替個別情感的表達。其另一特質，便是藝術的完美性。浪漫派雖極力反對法文詩的吟詠法，但他們并未將此種法規予以改變。帕拿斯派則儘可能將詩律嚴格化，他們最着重於韻脚，和諧却屬次要。他們以爲塑形或雕刻的藝術，重要於音樂的藝術。因此，他們的詩是冷冰冰的，像雕刻似的，大多輪廓分明。這種形式固定化，使他們達到「爲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的論調。此即所謂「作家的唯一目的，就在寫出一本好的作品」。

總之，帕拿斯派的詩，便在將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二者融爲一爐，而且與寫實或自然派小說具有顯著的相似點。此即：二者同主張客觀，同以細心的觀察方法和直接的表達，同爲對人生的懷疑悲觀的哲學論，且文學的審美觀同一；尤其帕拿斯派的詩與小說，在時間上亦幾乎不謀而合。帕

拿斯派的誕生，恰追隨着寫實小說的出現，而其末日，亦正當自然主義小說崩潰前極接近之時，二者同爲實証哲學之影響於文學的顯示。

(二) 帕拿斯派的主要詩人

(甲) 三大先驅：被推崇爲帕拿斯派的三大先驅者，無疑地要算郭鉄哀，彭味爾和波特萊爾。

●郭鉄哀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郭在獻身文學前，原習繪畫，當浪漫主義高喊入雲時，他可算其中最激烈的一員。可是他將繪畫藝術運用於詩，他喜愛複雜的題材，以藝術家無拘束的性格和印象，卓絕而準確的目光與手法，去繪出或彫刻出一首詩。因此，他的詩不是與之所至的靈感創造，却無異於藝術博物館中一幅畫的抄本，也就是從這裡產生出「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他認爲藝術應超越於道德與思想，唯形式爲最要，并無需理想。他雖不是創作抒情詩的詩人，但却是一個極有力量與耐心，精細而纖巧的工匠；他的幻想，也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是一個藝術家的意境。因此，也不曾有人像他這樣主張過：詩不是爲思緒，爲心靈，而是爲眼睛。他最擅長用八綴音的四句詩，就是這種狹隘但極簡明的形式，使他獲得成功。也就是他個人的這種嗜好，日復一日，使他的詩愈趨於繪物的、客觀的，成爲浪漫主義轉向自然主義的先聲。

郭鉄哀不但是一個詩人，而且是小說家和評論家。又因他足跡所至甚廣，所著遊記也極有名。他的代表作，大致可舉如下：

詩作：「靈魂與罪惡」(Lame et le péché 1833)、「艾摩和卡美」(Emaux et Cañees 1852)

小說：「佛哈加斯隊長」(Le Capitaine FRACASSE, 1863)

遊記：「俄羅斯遊記」(Voyage en Russie 1853)

論述：「二十五年來悲劇藝術史」(Histoire de l'art dramatique depuis 25ans 1858-59)。

在法國文學史上，郭鉄哀所佔地位極爲重要。第一，由於他憎恨布爾喬亞，從那不道德的、乖僻的、令人作嘔的浪漫主義中解脫出來，成爲波特萊爾的嚮導。第二，由於他的精確的繪畫或彫刻式的詩，使他越過了浪漫文學的領域，放棄了主觀的抒情詩，而着重於客觀與模型，爲寫實文學展開了序幕。第三，由於他精細的審美觀，使其在最早期即正確地表達出浪漫色彩的真正價值。因此，在若干方面，可說是郭鉄哀引導着法國文學從浪漫主義轉入自然主義。

●彭味爾 (The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彭最擅長於音韻，浪漫主義的詩，由於他可說已達到最閃耀空虛的幻想。郭鉄哀的詩，尙不失爲一幅畫面；彭味爾却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堆音韻和奇妙的吟詩

法，一面像首飾匠知道嵌鑲寶石般巧妙地運用字眼，一面又像古音樂師知道如何配合音韻和押韻，故不失為以吟詩法見稱，在當時是頗佔重要位置的詩人。其詩作中「流亡吟」(Les exilés 1867)、「聖誕的奇現」(Roses de Noël 1878)、「小說中如「吻」(Le Baiser 1888)」、「鬼異集」(Contes féeriques 1882)等均有名。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波的生父為十八世紀中法國哲學家，但不幸在他六歲時便逝世，而他的母親又再嫁，這使他最為感受創痛。那時他對文學已發生無比的熱愛，却為家人所反對，會特地遣他赴東方遊歷，企圖改變他的理想，終歸無效。當他達到成年，而又擁其先父之遺產時，便一心追隨自己的稟賦，從事文學。他的名著「惡之華」(Les Fleures du Mal 1857 et 1861)問世後，即刻遭遇到困擾的訴訟，被判三百法郎的罰金和廢棄其中的六篇。(註二)

原來波特萊爾是一個易於衝動而近乎神經質的人，心底裡渴望同情和尊敬，却生活在當時社會摒棄之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愛戴。他反抗社會，也憎恨社會的一切。正因為他的好修飾的奇裝異服和尖刻的邪說，使他成為最不受當時小資產階級歡迎，而被誤解如惡魔般的人物。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波特萊爾對於「生」的厭煩，從他那顛狂的幻想深淵中，所表現出對「死」的困惑，却是無比的虔誠。他時時想到死，處處看見死，尤其是對於屍體的妄念和腐朽的意味，這種感覺、觸覺和味覺，不停地侵襲着他，使他感到現實的震顛和醜惡。然而死亡并不是不幸人們的解脫，却只是對於人類命運無止境的思維中之唯一出路。

這便是波特萊爾作品中的真實題材，充滿着一種形而上學的焦慮與悲哀，自巴斯卡爾(Pascal)(註三)以來，第一個證明人之二元性(La dualité de l'homme)。者他覺得自己就被兩種趨向所分裂，一種領導他傾向於理想，另一則為物質的傾向。由於這兩種趨向交戰，使他帶着絕望的悲哀，停留不動。藝術、美感和戀愛，也只能暫時地牽引他那脆弱的意志；醇酒和肉慾的歡娛的人造天堂，便是短時的遺忘和逃避所。這種人類的悲劇，憤激的理想，混和着狂放的肉慾與憂鬱，創造出雨果所稱頌的「新的戰慄」，正是波氏吟詠的特定風格。而其技術與題材，在當時也完全是嶄新的。這因為：第一，摒棄了浪漫主義的題材，而敘述并顯示一已消逝的文化。第二，將宗教的信仰，變為科學的信念。第三，特別借重於詩的塑形。第四，以新的方式和最近代化的題目，來尋求一種純潔的情緒以充沛全詩。這些，便是波氏為帕拿斯派奠下一條新的道路。

波特萊爾所吟詠的，便是從他的經驗中，把流浪的吉普賽人，自由的藝術家，或少女有關的故事故題材。而其所描寫的巴黎，則為巴黎最卑下的區域。所表出的人物，正像魏爾倫(Verlaine)(註四)所說：「最

道地的摩登人物，恰如過分文明所精製出的一樣，有着尖銳而震顛的感觸，苦痛而好詐的靈魂，煙草熏到飽和的頭腦，酒精在燃燒着的血液，一言以蔽之，便是卓越的神經質生物」(註五)。正是這種最放誕的情景，最複雜而奇異的感情，永恆的肉慾與悔改，成為波氏作品的本質；也就是這些要素，構成了透過焦慮與鄉思的寫實詩。

波特萊爾一面深受美國名詩人愛德華·波(Edgar Poe)(註六)的影響，澄清了他的性靈。而同時又摒棄了詩的固有型態(如敘事的、說教的、歷史的)，認為這些詩體無非訴之於智慧或感觸。但真正的詩，依波氏之見，應超越於智慧及感觸，而訴之於吾人的「自我」，即吾人的靈魂。因此，詩的構成，應以「無形的巨流，高壓的河川」般，穿過情感，直入心胸。

波特萊爾就其輕蔑浪漫主義的神秘，不取謬塞的悲歌，無視於政治與道德，尊敬「為藝術而藝術」，并尋求精湛博學的技术術言，不失為帕拿斯派的先驅。但他的才華和他的古怪天性却遠駕乎其上，而將他帶到一條新的道路和新的未開發的園地，這便是象徵派的詩。譬如他所主張的幻想的象徵、音樂的感應，指引我們跨過那些可感觸的外表與神秘的關係，去把握宇宙的深沉不可知，便是象徵派的本質。關於這一點，容於象徵派中再詳述。

(乙)三大主要代表：真正可以代表帕拿斯派的詩人，當推李士爾、赫蒂亞、葡許多麥。

李士爾(Lecoute de Lisle 1818-1894)·嘗「古詩集」(Poèmes antiques 1853)和「蠻夷吟」(Doèmes barbares 1832)先後問世，便已為李士爾奠下稱霸詩壇的坦途。他曾翻譯過古希臘羅馬大詩人如荷馬(Homère)和華拉司(Horace)等有名的詩。凡致力於回復古代詩和反浪漫的抒情詩二者，成為李士爾奮鬥的目標。但若嚴格說來，則李氏的作品，實可稱為一部宗教史。他敘述宇宙人類生活史上所曾有過的各種形式的理想、幻夢、思緒和因果，印度的、希伯來的、日耳曼的、斯堪的納維亞的、乃至基督教的聖傳釋史、各種神和各式信仰都一覽無遺，而以最簡潔扼要呈出。他不是所謂無感覺的，却是一個悲觀的詩人。他以憂鬱的和無可救治的懷疑和絕望擬視人生，認為宇宙一切，雖川流不息，永無終止，但都不過曇花幻景，過眼烟雲，終歸死亡幻滅。因此，詩人悲愴的靈魂中，對「死」的哀呼 and 「生」的憐惜，常不自禁地流露於字裏行間。可是李士爾不喜歡浪漫主義詩人的那種槍天呼地的悲號，却寧願將這種命運無常的憂慮隱藏起來，用一切神和宗教來吟詠人生，因為這正是人類用以安慰自己的無知和生命的短暫使之不朽的唯一方式。但在它的本身，却因表達宇宙的無窮無盡，而揭露出個人悲哀的渺小和虛無。

此外，李士爾也和威涅一樣，由於悲觀的懷疑，而喜愛那不可捉摸的飄忽，去從一般生命中的意外，攝取它的美感。同時，李士爾更是指摹風景和動物的能手。他的詩，非但刻劃含蓄有力，而且色彩強烈，光輝起伏，為近代詩人所不能望其項背。至於所吟詠的人物，更是經過精選後，最完美無瑕，而堅定有力的一類型。因此，他的詩由於此種完美的反映，正像一個琢磨好的大理石塑形，光芒燦爛，輪廓清新。恰當其時，雨果正流亡國外，李士爾便成為法國詩壇的主宰，一羣年青的詩人們擁戴着他，以「今日的帕拿斯」詩集，創立了帕拿斯派。

●赫蒂亞 (José-Marie De Heredia 1842-1905)：由於赫氏推崇詩的型態美，幾乎達到了彫刻的境地，第三十年之功，才琢磨出他一生中獨一的作品，即「頌功集」(Trophées)。這是略同於歷代傳奇集的一部詩集，將希臘、羅馬、西西里、野蠻民族，中古時代及文藝復興，乃至東方的一些可歌頌的史實，以純熟的絕技，豐富的想象，博聞的灼見，和巧妙的音韻，工整嚴正的十四行詩，繪出了一幅光澤豪華而廣袤的遠景。

●葡許多麥 (Sully Prudhomme 1839-1907)：葡氏二歲喪父，幼小便不會嘗味到家庭的溫暖，孤獨地在寄宿學校中生活着。這一段淒涼而苦痛的遭遇，在他的記憶中刻下了無限酸楚。他的「初喪」(Le Premier deuil)和「首次的孤獨」(Première Solitude)兩首詩(均收集於一八六九年的「孤獨集」中)，便是以此為題材。不幸在十八歲時，又深深地嘗味了失戀的痛苦和羞辱，在心靈裡烙下了無法抹去的創痕，使他對一切都索然無味，於是決心致力於文學和哲學，為首屆(一九〇一)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獎人。

葡氏的作品共分三類：一為悲歌的詩，如「嘗試集」(Les Épreuves 1866)、「孤獨」(Les Solitude 1869)、「虛無的柔情」(Les Vaines Tendresses 1875)等。一為哲學的詩，如「正義」(La Justice 1875)、「幸福」(Le Bonheur 1888)。另一為分析的或批評的作品，如「自由仲裁的心理學」(Psychologie du libre arbitre 1907)、「社會關係」(Le lien Social 1909)等。其中以「虛無的柔情」為葡氏詩作中最優美最傑出的一部。

葡氏所代表的哲學，正是一種科學的，以精微的觀察來發掘自然史的現代哲學。在「正義」詩中，葡氏從到處充斥鬥爭仇恨和飢餓的世界尋求正義，而終於在人類的良心中發現了它。在「幸福」詩中，葡氏更以象徵的英雄頌詩，指出既不是感覺，也不是思想或科學或其他能給人幸福，唯一而絕對能賜予人以幸福的便是犧牲。葡氏在這部詩裡，流露出發乎至情的理想，兼具智慧與幻想之英靈，尤足令人驚嘆！

然而葡氏最成功的，却是那些短詩歌，如「回憶」(La Mémoire)、「習慣」(L'Habitude)、「鎖鍊」(Les Chaînes)等，充滿着真摯的柔情、廣博的惻隱和一縷刺透人心的深沉的哀感，既非呼號，也不是激怒，更不是緊張，却是溫柔的憂鬱，對人類不幸所生的傷感和悲悼。只因詩人的天性中，有着博愛的普及精神，從而所激發的靈魂的感應及所生的纖細印象，擇其與人類共通者描繪出來，故具有一種看不見的道德力量，有時雖不免近乎說教詩的枯燥，但却不失為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在李士爾的古典學的詩和葡許多麥的哲學詩之間，另有第三種趨向於客觀的，正和自然主義的小說并行的自然主義的詩出現，專重描繪外界的真實，而非表現內在的「自然」。即以外的真實，日常生活的平凡，乃至醜惡的、微賤的、通俗的事物為題材，而不直表露「自我」的感情，這便是詩人柯貝 (François Copée 1842-1903)。他曾特地逡巡於巴黎的平民區、車站、工廠、郊外，實地觀察并接觸平民生活，以為描寫人類自然的卑賤形式的詩材。但不幸在他的作品裡，却缺少了配合此種題材所要求的忠誠和力量及廣泛的同情，痛苦的感覺過於短暫，人為的造作過分顯露，終於不免流入乾澀冷淡和平庸的散文詩之屬。

除上述最主要的詩人外，笛葉 (Léon Diernx 1838-1912) 孟德 (Cattulle Mendès 1841-1909) 李查 (Louis Xavier de Ricard 1843-1911) 等，也均為帕拿斯派的創始人，在當時亦頗有名。

註一：Parnasse：原為古希臘名山，據希臘神話傳說，司文藝的女神聚居在此山上，帕拿斯便襲取古意而命名。高蹈派或唯美派為其意譯。

註二：關於此一訴訟，係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日的判決，可參考 A. Z. evras: Les Procès litt. au XIX^e siècle: Perrin, 1924。其中被判決應廢棄的六篇，於一八六六年另刊於一詩集中，又被罰。

註三：Pascal Blaise (1623-1662)：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及化學家，十六歲時，所著 Traité des Sections Coniques 一書問世，即會使名哲笛卡兒為之驚服。十八歲發明計算機。他如空氣重力律、液體平衡律，均為氏所發明。其哲學及宗教觀影響極大。

註四：Verlaine (Paul-Marie 1844-1896)，法國象徵派大詩人，其詩多為抒情的，天真而動人，富音韻之美，如「風流佳節」(Fêtes Galantes)、「無言之歌」(Romances Sans paroles)、「秋歌」(Chanson d'Automne)等，均極負譽。

註五：見魏氏遺著 Oeuvres Posth. II, p. 8.

註六：Poe (Edgar Allan 1809-1849) 為美國有名的詩人兼作家，「烏鴉詩集」(Cordéan) 名震全歐，對法國文學影響特別大。所著「非凡故事集」，由波特萊爾譯成法文，尤稱珠聯璧合。

飛，飛，吧！

· 仔芭山 ·

（一天，一位鳥類愛好者，把他心愛而馴良的鳥兒帶到野外，一方面令他開開心，另一方面以牠爲餌引誘其他的鳥兒上當，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籠中鳥看到野外的景象，不由得心靈蕩漾，泛起一圈圈的漣漪。）

是在何時我曾看過這樣的景象？彷彿是在夢中，烟一般的迷濛，又彷彿是老遠老遠的年代了。我原將它埋藏在時間的深淵裏，只偶而掘出來細細的回味一番，當夜深人靜，寒襲肌膚的時候，在這些景物上，我已撒下一層輕紗，就模糊得像清晨濃霧中的遠山。

如今這一段回憶又在我腦海中活躍，宛如黎明突然降臨，在深黑的夜裏。伸展在我脚下青裏透黃的草氈兒，以前不是印滿過我跳躍的足跡？記得我曾懷着希望翻轉每一根小草，找尋可以充飢的種子或香甜的蟲蛆。有時我也側着腦袋跌入沉思中，眼角却瞅見了那片青葱鬱鬱的森林。

樹林中不是也會响過我輕快無憂的歌聲，就像現在同伴們互相爭鳴一樣。我還和同伴們一齊奔跳在綠葉叢中，步伐就像我幼稚無知的心房一般輕鬆。我更記得和同伴們追逐於枝頭之間，牠們每跳一步，我也趨前一步，如影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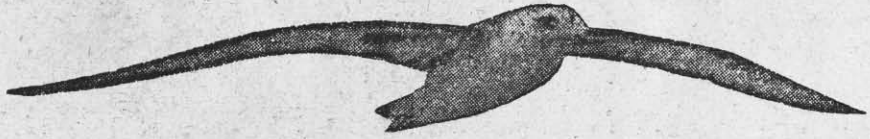
我俏皮地取笑牠們不能脫離我的糾纏，牠們却一個不理睬飛出樹林，我心隨着。

飛，飛向那晴朗發出藍光的穹空；飛，飛向那座落天邊蒼翠的山頭；更飛向那有如輕床的白雲，稍歇疲勞的身軀。像那隻陶醉於綺麗夢想中的孤鳥，一忽兒像重鐵跌落，一忽兒又振翼而上。我也要在空中翱翔，聽清風掠耳而過，俯瞰地上青葱的河山、廣闊的土地。飛，飛，努力地飛，飛向青天，追逐白雲。

（籠中鳥非常激動，振拍着翅膀，兜着籠內的空閒而飛。牠的頭碰到籠頂，翅膀觸到籠支，全身感到非常疼痛，仍不能飛越雷池一步。於是，牠靜靜地立着，以一種羨慕的眼光，注視着空中的飛鳥。這時，有一隻鳥突然落在籠外，牠叫籠中的鳥鼓起勇氣，飛出禁籠。）

飛吧，飛出這囚房，這禁籠，那是多麼的狹小，你的天地，只容你轉身，不容你自由飛翔，這還有什麼值得留戀？飛吧，飛吧，努力地飛吧，縱使鳥籠多麼堅固，是抵不住渴望自由的力量，也關不住一顆跳躍的心。

（籠中鳥畢竟是太馴良，在緊要關頭前，牠遲疑，牠不



決，終於捨不得離開牠那舒適但不自由的小天地。牠忘不了那不用勞力換來的美餐，牠更不願挨受風吹雨打。可是，外面的那隻鳥，還是熱心地告訴牠自由的可愛。）

飛吧，你生來就是飛的，
你是屬於在樹林和天空中生活的。
魚兒離水不能活，離了天空你也難，
你豈甘願呆在地上，住在籠中？
那麼多人祈求長出翅膀衝上凌霄，
然而你却情願把翅膀砍去。
須知你失去了翅膀，就如人失去了雙手，
你是失去了多麼多？是，多麼多！

那廣闊的天空你不能暢快地遊，
你不能懷滿信心地追逐彩虹和白雲，
就像你不能追逐美麗的女神一樣。
清風帶來傳奇的故事，
你一樣的不能聽到和沉迷於其中。
太陽的光，太陽的熱，
照不亮你的眼睛，溫暖不了你的心靈，
你就彷彿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兩極中。

天熱的時候，我能躲在樹叢中，
細聽每一片綠葉的私語。
縱使暴風雨來了，樹林保護我，
我是無恙，而暴風雨也終會過。
夜裏我不必受寂寞和寒氣襲擊，
睡在窩裏那是多麼舒適；
偶然醒來能見明媚的月姑娘，

有時夢回也能見到滿天棋佈的星星。

清泉水供我清新解渴的茶，
草下葉上的虫蛆是新鮮可口的美味。
你的飲食却是主人的恩賜，
他忘了餵，你可要被餓死，
因為你呵，就沒有能力尋找。
你的生存只是供人家玩弄，
不是爲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快忘了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
飛吧，飛出這囚房，這禁籠！

（「飛！快飛！」籠中鳥這樣的叫。但太遲了，外面的鳥已被捉住，裝入了另一隻籠中。不過，牠仍奮力振拍翅膀，企圖衝出，終於頹然倒在籠底，只剩奄奄一息。）

牠是死了，但死得那麼勇敢；
牠不甘囚在籠中，牠要飛，飛在空中。
我也要飛，悠然地在藍空旋轉；
我要聽老樹的故事、綠葉的私語；
我還要到湖面看樹和雲的反映；
我更要和同伴一齊住宿，一齊尋食。
飛呵，飛出囚房，飛出禁籠！
飛呵，飛向青天，追逐白雲！

（籠中的鳥終於覺悟過來，突向籠外直衝。如今，牠們的屍體躺在各自的籠中，而牠們的靈魂是自由了！）

債情

·人墨·

沒有見到她，如今她是清瘦了幾分，但更顯得幽雅脫俗。在那一堆人裡面，她是一個最顯明的目標，要比任何人都突出。他本想上前去和她打招呼，但梅君在他身邊，他不敢去；她的丈夫又正伏在那邊窗口買票，他更不便去。

她那對眼睛望得他實在受不了，他彷彿負了她一筆重債。很早他就想找個機會和她說明，但他一直碰不着她。今天有這樣一個好機會，她又跟着丈夫一道，他也跟梅君一道，真是不湊巧。尤其是他和梅君一道，真使他尷尬極了，窘迫極了！

他無可奈何地回轉頭來，梅君發覺他的臉色似乎有異，睜大眼睛問他：「怎麼？你碰見了熟人？」

「沒有。」他故意搖搖頭。

但女人的感覺是何等的敏銳，梅君馬上把眼光向周圍一掃，終於發現了卓如。她望了卓如幾眼，卓如也望了她幾眼，女人的眼光都不饒人。尤其是卓如，她看見梅君在他身邊，臉上顯得很不愉快。雖然她們並不相識，但彼此的心裡好像都很明白。

「人長得的確漂亮。」梅君有意向他讚賞地說。

「妳說誰長得漂亮？」他故作不解地問她。

「喏，」她把嘴巴向卓如一歪：「你看，她還在看你。」

他沒有看，只是擠塞着說：「妳不要瞎猜好不好？」

「也許我猜中了！」她望着他笑。

他不作聲，也實在沒有什麼話說，梅君很深沉老練，在她面前強辯是無益的。

幸好已到入場時候，卓如同她丈夫正向左邊的入口走去。他爲了想知道他們坐在什麼地方，故意延遲着走在他們後面。他們買的是樓下票，他暗中注意他們沿着一條通道向前走，直到他們坐定之後才上樓去。他和梅君的位子是在樓上第一

排，看樓下的座位非常清楚。當「片頭」映過之後，他就對梅君說有點事要離開一下，很快地走了出去。

在走廊上，他的心裡非常矛盾，雖然想去看看卓如，但又鼓不起勇氣。去嗎？她丈夫坐在她身邊，他又怎樣啓齒？不去嗎？兩年來又只有這麼一個機會，錯過了也許又要再等兩年才能碰見？尤其是她看見他和梅君一道看電影，更逼使他急於向她解釋，他終於向樓下走去。當走到太平門邊時，他已經能藉着銀幕的反光清楚地看見他們。卓如的臉冷冰冰的沒有一點表情，兩眼直直地望着前面，像一截半身石膏像呆呆地坐在那裡。她丈夫也看着前面，但和他保持不適當的距離，不像其他夫妻或情侶靠得那麼親密。他隱在太平門邊看了幾分鐘，一直沒有勇氣走上前去。他希望她能調過頭來，但她一動也不動。他想這時走上前去是否適當？他又怎樣和他們兩人打招呼？他遲遲不決，最後長嘆一口氣，就又頹喪地走上樓來。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他一坐定梅君就這樣問他。

「對不起，我肚子不舒服。」他向她扯了一個謊。

「沒有關係吧？」她關心地問。

「不要緊，只是吃壞了一點東西。」他向她勉強地一笑。

她沒有再問下去，因爲正片已經開演了。她兩隻眼睛望着前面，聚精會神地欣賞銀幕上的人物。但是，他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他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有人在他的房門上輕輕地敲了兩下，他的心馬上卜卜地跳了起來。他看看錶，正兩點四十五分，和卓如約定見面的時間遲了十五分鐘。在這十五分鐘內，他顯得非常焦急不安，幾次伸出頭

梅君婚後從馬六甲到星洲來看胡浩，他爲了盡地主之誼，請她去奧迪安看「戰地春夢」。他早聽說過這部片子好得很，但一直沒有去看，一是事忙，二是一個人看電影，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悵悵。今天梅君來得正好，和她在一道多少也能彌補心靈上暫時的空虛，最少在別人眼裡不再是寡人一個。他年紀越大，越怕孤單，尤其是一對對夫妻，一雙雙情侶向他射過來的那種得意的一瞥，使他更是感到難過。

他買好兩張樓上的票子之後，還沒有到進場的時候，便和梅君並肩站在戲院門前欣賞樣片。梅君半偎依着他，樣子非常親切。他們邊看邊加品評，對於洛克赫遜和珍妮絲的演技，都有一致的好感。

就在這時，他無意中調轉頭來向右邊一望，忽然發現一對眼睛射在他的身上，那裡面有一種嫉妬和幽怨，這使他全身的神經都震顫起來，臉孔變得非常慘白。

「那是卓如！」他差點噁了出來。他已兩年

去張望，却不見人影。最後，他生氣地把門拉攏，倒在床上左思右想。假如她不來赴約，這確實損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從她的許多來信判斷，覺得她對他確屬有情。要不然，前天她為什麼還寄給他一張照片？假如不是她寄給他這張照片，他也沒有這麼大的勇氣約她來，因為她太年青，太漂亮了。從照片上看，她最少要小他十歲。他不僅年過四十，而且一點也不英俊，臉頰得像晒乾的橘子皮，人也生得矮小，在外表上是並無可取的。她固然喜愛他的詩，但他不敢肯定她也喜愛他的人，尤其是在見面以後。想到這裡，他又覺得她不來反而更好。如果見了面給她一個不大好的印象，還不如讓她保存那一份美麗的幻想好。但正在這個時候，却傳來剝剝的敲門聲。這便他連忙坐起，只是還不敢走過去開門。他怕這是一種幻覺，下意識地擰擰頭，揉揉兩耳。果然又是剝剝的兩下，這下雖比先前要重一點，仍然沒有一點粗魯的成份。他猜想這個人一定很有教養，也許還很風趣。他不敢過於大意，連忙答應一聲：「來了。」

他的聲音有點顫抖，這是他的老毛病，在情感激動時他說話的聲音總是顫抖的。

他把門輕輕地向兩邊推開，眼前突然一亮，站在他面前的和照片上的是一個人，但人比照片更美麗動人。一件白底花綉子的綢旗袍緊緊地裹在她身上，顯露了一個非常豐滿而又富有曲線的胴體；而且在女人當中，她有中人以上的高度，看來更顯得亭亭玉立。他們面對面地站着，他覺得她眉目如畫，是一幅上帝的傑作，只有在夢中才見過。

在她面前他有點自慚形穢，他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她倒鎮定大方，向他笑了笑說：「我該沒有會錯人吧？」

她這句話好像有點語意雙關，又使他有點不知所措，但他還是一疊連聲地回答：「沒有，沒有。」

「那麼，請你原諒我遲到了十五分鐘。」她看看錶笑着對他說。

他覺得對她一見如故，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這也許是他們在精神上早有默契的緣故吧？因此，他的胆子突然大了起來，也向她回報一笑：「沒有關係，什麼事就攔了妳？」

「因為我要找一個適當的機會。」她狡黠地再向他一笑。這句話和這一笑，顯示了她絕頂的聰明。

他貪饞地看了她一眼，招呼她在籐椅上坐下，隨即把電扇開關打開，因為他看見她圓潤的額上沁出了小如粟米般的汗珠，她正用藍色的小手絹揩拭着。

「今天天氣很熱。」他迎合着她說。

「不，天氣倒不怎麼熱，」她非常風趣地說：「也許是心裡太熱。」

他的樣子很委婉親切，說話又極有技巧，使她對她的好感還超過她的詩作。

他把她的手提包接過來，放到寫字檯上，然後對她說：「妳的詩我收到了。」

「希望聽到你的批評。」她望着他說。

「意境高，形象也很新，很美。」他答。

「希望這不是假話？」

「對於詩我向來不說假話。」

「你以為和上一期發表的那首『雲雀』比較起來，又會怎樣？」

「我覺得比那首好。」

她看見他的態度很誠懇，接着她也對他說：「上一期你那首『榆』也很好，這是我所喜歡的。」

「因為那是寫給妳的。」他很高興地說。

她的臉上立刻浮起兩朵紅雲，隨即甜蜜地一笑。

「最近你還寫了些什麼？」過後她又問他。

「翻譯了一首桑得堡的『霧』，寫了一篇詩評。」

「可不可以拿給我看看？」

他隨手在案頭抽出兩份初稿遞給她。她看了之後表示滿意，對於桑得堡的「霧」她尤其欣賞。她說：「這首『霧』真好，文字洗鍊，形象具體優美，在詩作中能有這樣的成就很不容易。」

「這就是大詩人的手筆。」他也附和一句。之後，他們又談到泰戈爾、奈都夫人、惠特曼、史班德以及許多很有成就的詩人。她有時發表意見，有時靜靜地傾聽。他們雖然是談着別人，但他們的心靈却一步步接近，而至完全融合。

她向他的書架上掠了一眼，慢慢地走了過去，伸手在裡面揀出一本「漂鳥集」，然後笑着對他說：「這本詩集我可以借去？」

「可以。」他爽快地說，這本詩集是譯者送他的。

「我想這本詩集一定不壞，因為它是放在你的書櫥內。」她邊說邊向他走過來。

「看了這本詩集倒不會無益。」他肯定地回答。

「那麼，謝謝你，我要走了。」她提起手提包說。

「怎麼就走了？」他有點愕然地立起來。

「今天我是抽空來的，四點鐘以前一定得趕去上班。」她又向他一笑。

「我們出去吃點點心好不好？」他這樣向她提議，因為他還想和她多談談。

「對不起，今天實在沒有空。」她誠懇溫婉地說。

「那麼，改天怎樣？」他又問她。

「好的。」她向他點點頭。

他要送她出大門，她無論如何不肯。她對他說：「不必送，讓我一個人走好。」

因此，他也不便堅持，就在房門口和她道別。她首先向他伸過手來，他也伸過手去和她一握。他覺得她的手特別柔軟，而又握得很緊很有力。

一股熱流從掌心直通過他的全身。

他的心裡非常輕鬆高興，今天他們第一次見面証實了一點，就是她不僅喜愛他的詩，也喜愛他的人。這樣，他已大為放心，也飄飄然地覺得自己很年青英俊。

他在卓如走後，睡了一個舒適的午覺，醒來時已快近黃昏。但當一睜開眼睛，他就發現梅君坐在原先卓如坐的那張椅上。

「你睡得真甜。」梅君看見他醒來就笑着對他說。

「妳什麼時候來的？」他連忙整整衣服向她抱歉地說：「妳怎麼不叫我？」

「我看你睡得很甜，我不想吵醒你。」她緊接着說：「要是你不再醒來我就要走了，我已經等了半個鐘頭。」

「真抱歉，要妳久等。」他說。雖然朋友們坐在這裡看着他睡覺是常事，但梅君畢竟不同，不過她這樣不見外，他心裡也頗為安慰。

「有什麼事嗎？」他問她。

「你向我要的稿子我帶來了。」她把手裡的一本雜誌翻開，抽出兩頁稿紙給他。

「你最近的詩興倒很不淺。」他一面說，一面看她的兩首詩。

「你看有沒有進步？」她問。

「有。」他點一點頭，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她的詩進步是有的，但他總覺得缺少一點什麼。她的詩四平八穩，沒有毛病，也沒有特點，和卓如的詩比較起來大不相同。卓如的詩有時有毛病，可是每一首詩都有特點。她的思想深刻，感覺敏銳，有些句子簡直令他拍案叫絕。梅君的詩就沒有這麼大的感染力。她們兩人的教育水準差不多，年齡也差不多，而表現於詩的却大不相同，這究竟是什麼道理，他一時想不出來。他

只覺得他感到卓如洋溢着詩人的熱情，顯示出詩人的氣質。梅君穩重，她像一個冷靜、世故、深沉的小說家，不像一個熱情橫溢、才氣奔放的詩人。可惜他不會寫小說，不然他一定引導她寫小說。他曾經把她和卓如的詩、信、照片，拿給一個寫小說的又懂得一點星相學的朋友看，並且暗示他對她們兩人的心意，希望他給她們作一個衡量，以便決定取捨。那位朋友仔細看過之後，作了這樣一個結論：「卓如思想湧現，情感豐富，能愛也能恨，作愛人作情人是第一等，作太太未必幸福；梅君穩重、深沉，感情不容易衝動，很有理智，也很有庸福，作愛人作情人並不理想，作太太却是上選。你是想談戀愛還是想結婚？」

當時，他被那位朋友這一說，弄得有點尷尬。以他的年齡來講，他需要結婚，需要過穩定的婚姻生活。以他的心情來講，他又渴望愛情，如醉如痴的愛情；他認為只有那樣，才會使他的生命有光彩，才不會使他的創作源泉枯竭。所以，在他和梅君有了很好的友誼之後，他還是決定約會卓如。

今天卓如來過之後，他更覺得她比梅君多采多姿，作品如此，人亦如此。見了卓如，他的情感就會激動起來；見了梅君，他就沒有這種感覺。梅君沒有卓如的身材高，但也相當美，可是她的美和卓如的美完全是兩回事。看了梅君會使他的心平氣和，即使他有熱情的表示，她也沒有什麼強烈的反應，而總是那麼穩定。今天，她就不響地坐了半個鐘頭。

「這兩首可不可以發表？」過了一會她又問他。

「當然可以。」他說。她的詩雖然不算太好，但還是够水準的。

「還得請你潤色一下，」她接着說：「上一期的那首『夜笛』，你就改得很好。」

「我不過動了一兩個字。」他說。
「那一兩個字很重要，詩是不能有一字之差

的。」她很謙虛地說。

「妳的這種寫作態度，我很佩服。」他由衷地讚揚她一句。

「寫詩本來就應該如此。」她說。

他不自覺地點點頭，隨後就對她說：「時間不早了，我們出去吃飯好不好？」

「不必破費，我回家去吃。」她站起來說。她知道她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但他還是邀她一道出去吃。她看着盛意難却，也就只好答應下來。

因為他今天的心情特別好，他點了好幾樣菜，還喝了兩杯酒，這頓飯吃得非常痛快。

這天地也很高興，但在分手時她卻誠懇地對他說：「希望你以後節約一點。」

(四)

他和梅君有很好的友誼，時常來往，但他還是和卓如在一起的時間多。因為和梅君在一起時只能使他的情緒穩定，和卓如在一起時却能使他陶醉，深深地陶醉，而這種陶醉又是他所迫切需要的。當他知道卓如結了婚的時候，他們已經無法自拔了。他那位寫小說的朋友知道這種情形之後，曾多次勸他懸岩勒馬，一心一意追求梅君，因為梅君還沒有結婚，這可以減少許多麻煩。但他的心裡非常矛盾，他冷靜時覺得他應該和卓如疏遠，多和梅君接近；但一想到梅君那種「到此止步」的神情，他又免為之心冷。而卓如是始終向他伸着熱情的手，她為他簡直可以犧牲一切，甚至家庭。她的深情，使他感動得每一根神經都會震顫。雖然他不是第一次戀愛，但他過去沒有一次戀愛能有現在和卓如的戀愛刻骨銘心。雖然他們已經到了懸岩的邊緣，但他不想收緊繩繩。他更沒有想到，她曾經對他說她是第一次真正懂得愛情。

他們寫了很多情詩，有些詩還公開發表了。當然這不是那些膚淺肉麻的句子，那裡面的含義

，只有他們兩人的心眼才可以覺察到，別人的肉眼是看不出來的。唯一有點感覺的是梅君，她以為他的某幾首詩是寫給她的，但他又不便對她說明。

他和卓如過了半年如醉如癡的愛情生活，梅君終於聽到了一點風聲，這使他很不安心，因為他對她還存有萬一的希望。但最使他措手不及的，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五

一天，他正在睡午覺時，忽然聽到剝剝的敲門聲。他以為是卓如，不然是梅君，連忙爬起來去把門推開，但站在他面前的却是兩個陌生的男人。一個是高大個子，身體非常結實。一個是中等身材，但也相當粗壯。從衣着和面貌上看，兩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決不是粗人。

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以為是他們找錯了人，便禮貌地問：「請問找誰？」

「找胡先生。」那個中等身材的人說。

「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

「我想不是三兩句話可以說完的，我們可不可以進來？」中等身材的人又說。

雖然他覺得他的話有點蹊蹺，但他還是禮貌地說：「好的，請進，請進。」

他們進來坐定之後，他替他們倒了兩杯茶，但他們對於他的善意好像有點不耐。那個中等身

稿約

材的人忙對他說：「胡先生，我先替你介紹一下，」他指着他身邊的高大個子，「這位是我的朋友王先生。」最後他又自我介紹：「我姓劉，我叫劉子英，我是卓如的丈夫。」

他最後那句話像一顆重磅炸彈突然落在他的面前，震得他兩眼昏花，目睜口呆，過了很久他才期期艾艾地說：「啊！你是劉先生？」

「嗯！你和卓如的事我完全明白。」劉子英

實在無法忍受，我只好把實際情形告訴他。他也問過卓如，卓如坦白地承認她很愛你。因此，我們今天特地來和你談談。」姓王的這樣說。

他又是一陣呆，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他苦着臉不知道怎樣回答好？

「胡先生，我尊重你的名譽，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的名譽。我們都要在社會上做人，我希望你能鄭重考慮。」劉子英平心靜氣地說，顯出他很有教養。

他仍然沒有作聲，他不承認對方的話很有理。於是，劉子英又接着說：

「我知道她很愛你，但我也很愛她，而且我是她的丈夫。總之，不管她對你怎樣，我是決不放棄她。」

他的話冷靜堅決，顯然經過長久的考慮。「劉先生，我尊重你的地位。雖然我和卓如真誠地相愛，但我們沒有不軌的行爲。我承認這件事對你是一個痛苦，但對我和卓如更是一個痛苦。」他終於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但我的地位却不同。」劉子英嚴肅地說。「我說了我尊重你的地位。」他連忙解釋。「假如你真能尊重我的地位，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和她來往。」他的樣子非常嚴肅。

他沒有作聲，顯然有點胆怯了。他們兩人看見他不作聲就起身告辭，劉子英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鄭重地對他說：「胡先生，我希望你能遵守這個君子協定。」

-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加以聲明。
- 三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 四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 五 請附退稿郵票。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一面說，一面從皮包裡拿出一大堆信件遞給他：「這些都是你寫給卓如的信。」

他呆了，完全呆了。他不知道怎麼辦？他們兩對眼直瞪瞪地望着他，他終於伸手接了過來。

「胡先生，我和卓如是同事，你和卓如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不過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個普通人，我總希望你們不要陷下去，這對你對我的朋友都不大好。但在最近卓如好像着了魔，我的朋友

他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他們走後，他望着寫字枱上那堆信發呆，不自覺地掉下眼淚來。

六

第二天卓如來找他，她臉色蒼白，像經過了一場大難似的，一見面他們就抱頭痛哭起來。

「他昨天來過？」過了很久她才這樣問他。
他沉痛地點點頭。

「他怎麼說？」她又問他。
「妳可以想到。」他不願意再作說明。

「他要你放棄我？」
他點點頭。

「你怎麼答應他的？」
「我沒有答覆。」他無力地搖搖頭。

「他對我說你答應了以後不再和我來往？」
她瞪着他說。

「我沒有答應他，我只點點頭。」
「你為什麼要點點頭？」她失望而又悲憤地把他推開，兩眼灼灼地望着他。

「爲了他的名譽。」他喃喃地說。
「爲他？你不爲我？」她憤怒地責問他。

「那不用說。」
「你知道我怎麼對他說的？」她又大聲地反問他一句。

他搖搖頭。
「昨天夜晚我和他大吵大鬧，我對他說即使失去你我也不會愛他。」

她的話使他一怔，他想不到她有這麼大的勇氣和決心，對他又是這樣一往情深。他情不自禁地走過去擁抱她，但她倒退兩步，不讓他擁抱。

他羞慚地攤開兩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看見他不說話，又接着問他：「你真的答應了他？」

他不作聲，他不能否認他對那個君子協定沒

有首肯。
她看見他半天不作聲，臉色氣得鐵青。她大聲地責備他：「你只會寫詩！你沒有勇氣！你懦弱！你自私！」

他承認他有點懦弱，沒有孤注一擲的勇氣，但他却不承認自私。因此，他輕輕地問她：「我怎麼自私？」

「你不自私？」她望着他冷笑：「你和我好，又和姓梅的女人來往，你以爲我不知道？」

她這枝冷箭一下射中了他的心窩，他臉上發燒，心在狂跳。

「她不過是一個普通朋友。」他紅着臉說。
「普通朋友？你一遇到困難就退却，毫不奮鬥，還不是爲了那個普通朋友？」

她的這些話，簡直使他震驚得跳了起來。他一直就在她和梅君之間搖擺，不過梅君沒有接受他的愛，她卻真誠而勇敢地接受了。同時，她付給他的的是百分之百；而他昨天之所以答應遵守那個君子協定，十之八九是爲了自己的名譽和她丈夫的幸福，十之一二也還是爲了還有一個梅君。

但他一直沒有對她透露消息，怎麼她竟知道？而且猜中了他的心意？他不能不驚奇於她的絕頂的聰明，和以前對他的容忍與信任了。他不想強辯，只向她懇求：「卓如，請妳原諒我，不要再說，我很痛苦。」

「原諒你？」她冷冷地望着他說：「告訴你，我不愛他，我也不原諒你！」

她終於雙手掩面，啊啊地哭着跑了。他追上去，但她跑得很快，沒有趕上。

他覺得他欠了她一筆債！

以後，他常常在他們已往的約會地點徘徊躑躅，希望有機會碰上她，以便對她解釋。但兩年來一直沒有看見她的影子，顯然她是再也不願意到那些傷心的地方去了。他雖然知道她的家，但

他又不能寫信去說明。
他失魂落魄地過了好幾個月，其間雖也時常和梅君來往，但心裡仍是空洞洞的。他也曾鼓起勇氣向梅君試探過好幾次，但梅君總是閃爍其詞，而且三個月之前她居然和別人結婚了。這使他傷心了好幾天，也更使他想念卓如，但他看不見她的踪影，也看不見她一首詩，好像她已經與世隔絕。

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今天會在奧迪安戲院碰見她，而且是和梅君一道。天下事竟有這樣湊巧，這真使他百口莫辯。

「怎麼？我看你有點心不在焉！」梅君用手輕輕地推了他一下，這才使他如夢初醒。

他抬起頭來向銀幕上一看，珍妮絲正躺在瑞士的醫院裡呻吟着。

「這樣好的電影，你好像毫不感到興趣？」
她白了他一眼。

「我……我……」他吞吞吐吐地說。
「你真是有什麼心事？」她也同情地看着他說。

於是，他把他和卓如的情形告訴了她，並且說她在電影院門口看見的那個女人就是卓如，而且現在正和她丈夫坐在他們的右下方。

梅君下意識地向卓如坐的地方望了一眼，隨後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並且對他說待會兒散場時她去找卓如替他說個明白，他叫她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

「爲什麼？」梅君奇怪地望着他問。
「我已經想通了，我寧願一個人忍受。」他淒涼地說，眼淚快要流出來。

愛情是需要代價的，他覺得只有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心安；他覺得他辜負了卓如的愛情，欠了她一筆債，而這筆債又是永遠無法償還的，唯一的辦法只有折磨自己，以減少一點內疚。

南天洞和三寶洞

李定華

遊山玩水，是人人喜歡的事。馬來亞除却山水之外，還有石洞，也很值得欣賞。我早就聽說怡保的石洞爲全馬來亞最多，也最奇特，真是不勝嚮往之至。因此，趁着這次學校放假，我特偷閒前往一遊，總算得償心願。

我一到埠，即驅車到南天洞去。那是位於怡保往吉隆坡大道的左邊，開闢的歷史要比三寶洞久些，大概是道士利用山洞開鑿成功的道院，如今還是由道士管理。

南天洞門前，沒有一點人工的裝飾，完全保持着本來面目。入內是一頗闊的洞廳，正中供着太上老君神位，有道士負責招待遊人，並指示遊歷的道路。

廳的左側，有一道小樓梯，約六七十級，拾級而上，即到一個洞口。站在那兒遠望過去，對面鑛場中和膠園的景色，都能一一盡收眼底，頓時心曠神怡，俗慮全消。

再登後洞，轉彎處是一條頗爲陰暗的道路，摸索而行，約至二三十級處，忽覺洞頂有水流下，滴落地面，隱約有聲。一路彎曲曲曲着向上高攀，一片陰森氣象，實在使人可怕。直到行近壁邊，眼前突出現一圓洞，可以遙望對面的岩石和一些景色，很像一面大西洋鏡。那兒放有長凳，坐了下來，才感到身體很疲倦，兩腿已酸軟無力了。

休息十分鐘後，續向上行，所有石級已十分傾斜，險如蜀道。有些地方，因岩石已相接不到

，管洞的道士就利用人力造了木樓梯相連起來。那些木樓梯都是近垂直綫的，若不小心攀住木欄杆慢行，便有跌下去的危險。單是那兒的級數，我細心計算起來，就有二百多級。好容易才爬到了最高的洞口，用手摸摸身上，全身的衣服都已濕透了。

我站在最高的洞口，朝向遠處望去，一片光禿禿的火山，奇形怪狀的矗立着，像一幅古人的山水畫般，掛在自己的眼前。近處的錫礦公司，工人全在烈日下工作，水筆射着泥土，正在挖鑿，所有一切過程歷歷在目，簡直是上了一節地理和自然科的混合課，增加了不少智識。

步出南天洞，只行百多步遠，就到了三寶洞。路的兩旁全種了樹木，綠蔭處處，頓使人覺得陰涼可喜。行至小橋邊，只見洞前有一小湖，湖中種滿了荷花，正中央由人工築一圓形休憩處，略栽花木。遠望湖面景色，清而不俗，別有佳趣；行近則水明如鏡，高高的山洞與樓閣全倒影在水中，頗覺富於詩意。

三寶洞門前，左邊有一座亭子，據說是火葬亭。入門處，除了行人注目的「三寶洞」三個大字外，還有一副十五字的對聯。入後，先見正殿，供滿佛祖神像。側旁有一圓洞，洞口僅高過人。再行近些，轉了一個小彎，前面現出一片白光，已到了「別一洞天」。我回頭一望，那是一個圓形的密頂石洞，直長約有十把丈，全是久受風雨侵襲的石灰岩，再加上人工修飾開鑿而成，真

可說是洞內之洞，頗爲奇特。而洞形是圓的，頂上無石，四周皆爲懸崖峭壁，潮濕很重，上面生滿了青苔和樹木。洞中有一間木建的藏書樓，經已關閉下鎖，無法進去一觀全貌。這確是一個供人修心養性和讀書的好去處，既陰涼，又清幽，所嫌的就是光綫較差。我在此徘徊久之，真是留連不捨。

從露天大洞轉往長圓形小洞，靠左拾級而上，不久即到一片石壁的凹處，見有用人工鋪好的板樓，四壁粉飾一新，內供各種大小神像，有老嫗終日侍奉香火。如遇遊人在此經過時，老嫗必邀請抽籤，并說在那座神前求財最靈驗。花一點小錢，在那兒抽一支籤，換來的只是一點希望。至於將來能否有橫財可得，那只有存着籤語等待了。

由抽籤處轉身沿級而下，就到了石洞中的大廳。在那兒，我沒有看到一個剃光頭的和尙，却有許多老嫗在談天說地，也有的在讀經念佛，大概都是吃長素的吧！

石洞大廳門邊，擺滿了全套洞內洞外的風景相片，要買的人立刻就可以買到，這給遊人很大的方便。還有一二個稍有攝影常識的青年，在那兒專門等着做遊客的生意，替人照相，價錢當然貴些。

遊了這兩個岩洞之後，論幽靜與洞內外的美，我推三寶洞。南天洞則崎嶇崢嶸，登高遠望，萬象羅胸，實在比三寶洞神奇得多。

小黃狗

• 王炳炎 •

我一向對於狗沒有甚麼好感，原因是牠太勢利，祇會向衣冠楚楚的有錢人搖頭擺尾，而對那穿着襤褸的窮人却露出兇惡相，可說是「無恥之尤」。

有一天清晨，我剛睡醒，看見弟弟抱着一隻小黃狗走進房來，心裏就起了一種厭煩的念頭，大聲地叱責說：「小龍，從那兒拾來的小狗，快扔掉牠！」

弟弟滿不高興地瞞了我一眼，才說：「你討厭牠，我可非常喜歡牠……。」

「你要來幹甚麼？」我板起臉孔，兩眼怒瞪着他，想表現我做哥哥的尊嚴。

「當然要來看門咯！」他噘着嘴，似乎向我挑戰說：「這是媽向三媽要來的，我還替牠取了個名字叫老王呢！」

「住嘴，你這小混蛋！」原來老王就是我，他竟那麼頑皮，把我當作狗，真給他氣壞了。

母親聽見我們哥弟倆在吵架，立刻推門進來，笑着對我說：「炎兒，你這麼大了，還和小弟弟吵架，不害臊嗎？」

「誰叫他抱這討厭的傢伙到房裏來。」我帶着不高興的神情對母親說。

「牠頂可愛的，我倒不覺得有甚麼討厭的地方。」母親從弟弟手

裏抱起那隻小狗，湊到我面前說：「你瞧，牠那點使你討厭！」

聽母親這一說，我便不期然地把視線向那隻小狗細細的打量。噢！的確不錯，一身柔軟的黃毛，兩隻靈活的眼珠，倒也惹人憐愛。

母親見我望着小狗發楞，忙問：「噢！你在想甚麼，是不是打算替牠取個名字？」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對於取名，我委實一點經驗都沒有，何況還是取個狗名呢！

「那麼，叫牠美花吧！」母親取名總喜歡有個花字。

「不，這名字太俗氣了。」我不禁脫口而出：「還是叫阿敏吧，既好聽，又順口。」

母親臉露微笑，點一點頭，對這名字表示很滿意。

從此，這隻小黃狗便有了個名字，成了我家的一份子，並且得到上自祖母，下至弟弟的歡心。

可是，牠給我的印象却是有時可愛，有時可恨。我最討厭牠的，就是每當我讀書或寫字時，牠老愛在窗外吠個不停，影響我的情緒；牠也會冷不防跳到我的身上，害得我的白衣服頓時染上污跡；牠還會趁我不注意時，偷偷把拖鞋咬走，果我找上好半天。

這樣過了半年，牠長高了不少，也乖了不少。牠已學會跟母親到

巴利去買菜，還會替她提菜籃（用口銜住），分担了母親一半工作。

有時弟弟上學也要牠作伴，放學時牠又會到學校去迎接。牠的忠心耿耿，對主人的喝罵毒打，沒有半點抱怨，也沒有不服從的神氣，真使我非常慚愧。因為我會憎恨過牠的同類，也會經咒詛過牠的同類。

有一天晚上，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犬吠，我認出是阿敏的聲音。這時大家都被驚醒，爭相跑出房去看個究竟。原來是阿敏和一個人在打架，叔叔連忙衝上前去，好容易才把他捉住。我始明白那人是個竊賊，心裏不禁暗地敬佩牠的忠心，也羨慕牠的勇敢。

又有一天晚上，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空氣頓時顯得異常悶熱，宛如處身在火爐裏。不久，又聽見一片呼救聲，緊接着一陣急促的鈴聲。叔叔忙推醒我，他說鄰家屋子失火，叫我趕緊跑出屋外去。

我慌慌張張的跑出屋子，祇見鄰家的火勢熊熊上升，救火人員正盡力搶救中。

「糟了，阿敏不見了！」母親忽然驚叫起來。

「這畜生實在太可惡，平時沒事總在身邊，一旦有事發生便失了踪，真是……。」在萬分慌亂中，我又對牠發牢騷了。

「讓我進去找牠吧！」叔叔自

告奮勇的跑進屋子裏去，但又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

「怎麼樣，找到了沒有？」姐姐第一個搶先跑過去問。

「找不到！」叔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噫呀，這真急死人了。」母親焦慮地望着熊熊的火光。

「你們放心好了，牠比我們有本事，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叔叔無可奈何地說。

正當這個時候，我們聽見一陣熟悉的犬吠聲，大家不約而同地朝前望去，原來阿敏已在鄰家的窗口出現，牠口裏還咬着一個像小枕頭般的東西。

「阿敏！阿敏！」我們一齊呼喚着牠。

「啊！那是阿敏，牠救了我的孩子……」鄰家的彭姑大聲嚷着。

叔叔急忙奔了過去，攤開雙手，仰起頭對阿敏說：「阿敏，快張開嘴丟下來，我會接住他的……」

阿敏真懂人意，汪汪地吠了兩聲，便把那小孩兀地從口中滑了下來，被叔叔一下接住。不久，一個救火員也背了阿敏爬着梯子下來，但牠已經奄奄一息了。

「阿敏，阿敏……。」

「阿敏，阿敏……。」

「阿……阿敏死了。」

我悲愴地掃視各人一眼，第一個是祖母先流下兩行老淚，接着是弟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阿敏是死了，牠帶給我一份沉重的哀傷。

鑄情

麗人·

這是許多許多的一個年頭以前，
在一個靠海的王國裏，
你大概知道那邊住着一個少女，
名字叫安娜巴麗；
她生存着並沒有別的願望，
只有愛我和爲我所愛。

當我和她都是稚童時，
在這個靠海的王國裏，
我們相愛着，一種超出任何愛的愛。
我和我的安娜巴麗的這種愛，
就連天國裏會飛的仙子，
也非常妬羨她和我。

在這個靠海的王國裏，
有一天，一陣風吹開了一片雲，
我美麗的安娜巴麗，
她那出身高貴的親戚來了，
把她從我的身邊帶了去，
關她在一個地下塚裏。

但我們的愛是比任何的愛都堅決，
那些比我們年長的和遠較我們聰明的人，
在天國的美麗的仙子，
或是海底的惡魔，
亦不能夠永遠分裂我的靈魂，
和那美麗的安娜巴麗的靈魂。

月光不再發出光輝，不再帶我夢見

美麗的安娜巴麗。
星星不再升起，但我却覺有對眼睛
是屬於美麗的安娜巴麗的。
這樣，在整個晚上，我躺在
我愛人的身旁——安娜巴麗的身旁。

羊羣

于南·

無情的風的牧人，
趕着馴服的雲的羊羣，
在無邊的天的沙漠上。

啊！那不是浩蕩的長江，
啊！那不是雄壯的長城，
爲什麼都是黯然無光？

你，忍心的牧人喇！

竟不允許羊羣片刻逗留，
讓牠們眷戀一下祖國的山河？

去了，去了，

那羊羣只留下無數的淚珠，
滴落在青色大地的手絹上。

妓女

林夜·

夜來，打從陋巷經過，
我總會看見你的身影；

雖然和你素不相識，
我却知道妓女是你的名字。

你用脂粉來掩飾逝去的青春，
你扮成風情萬千來勾引路人。

唉！肉體和靈魂都出賣了，
還有什麼是屬於你自己的呢？

你，人間最可憐的賣淫婦，
夜夜，只有黃昏的街燈伴着你。

只有它，看着你對人歡笑背人啼，
只有它，看着你寂寞地渡着殘生。

春天，在你也是冬天啊，
幸福的門檻是再也踏不着啦！

薄暮

雲寄·

屋頂吐出炊煙，
彩霞幻變無窮。

暮色已是越來越深，
似曾聽見星星細語。

當你惋惜一日的消逝時，
晝夜却在神秘地交替。

河流

黃偉·

像無數的動脈散佈在田野間，
河流以它的血哺育着大地。

河濱有青青的野草，
青草間有野花似星星。

柳樹的枝葉低垂河面，
讓害羞的鴨羣作帳簾。

淺水灣頭，洗衣的姑娘低吟山歌；
堤岸上，牧童的笛聲幽幽。

會心集

· 名 未 ·

民主一課

偶翻一本舊籍，見有「麥卡特與中士」的一篇譯文，覺得意味深長，發人深省，特錄其大要如下：

這個故事的展開，是說麥卡特就任雷明頓公司董事長以後，某日召開一次股東大會，其中有一個股東吉爾勃脫，原是第二次大戰時的中士，他在使用股東質詢權時，曾對過去為他最高統帥的麥卡特大事抨擊。他說：「所有的董事，連這位現在做主席的最可尊敬的美國人也包括在內，都應該握有多少股票，才會關切公司的業務。但我非常遺憾地指出：麥卡特先生名下卻沒有一張股票……」

於是，麥卡特解釋公司的章程，並沒有規定所有辦事人員都必須持有股票。他對出席的全體股東說：「請諸位明瞭：我只是一個職員，一個僕人；諸位才是股東，才是老板。」至此，他又轉向吉爾勃脫說：「我並沒有你這樣的幸運，因為我所能投資的錢都已買了國防公債，來幫助保

衛我們所愛的國家了。至於我在將來所能夠有的錢，應該如何使用，我想這是我自己的事……」在這樣一陣唇槍舌劍之後，又怎樣了呢？且看：

開會完畢，麥卡特起立對全體股東致謝，還單獨對這位吉爾勃脫先生致謝。他說：「我們對相同的事物，有不相同的看法，這才會產生民主。」

當我讀完這故個事，不禁百感交集，只是不想在此多說了。

成名之道

人人想都成名，但成名的人並不多，這其中必有一番道理在。

話說從前有位求名不遂的人，某日遇到他舊時相好的妓女而感慨地說：「我未成名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他這話說得不錯，不如人確是成名的絆腳石。須知成名的途徑雖多，但起碼不能不如人的，最好還有一點過人之處。你不要以為許多出了名的人，並不見得比你強，而他可以飛黃騰達，你却到老湮沒無聞，便覺得這是很不合理。其實，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有果總有因，你所謂的不合理，並不是真不合理，只是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罷了。

話又得說回來，成名的人固有其特殊的本領，有特殊本領的人却不一定都能成名。所以，閣下如想成名，也得認真講求方法，即所謂「登龍術」是也。

第一個成名的秘訣，是去到一個小地方，想法發展你的天才。俗話說：「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那裏，要想成名是較大城市中容易些。

就是在大城市中，要想成名也不難。像運動會便是現代的名場，你只要有一項特長能刷新世界紀錄，馬上成了報紙的熱門人物，大名就遐邇皆知了。

做任何人所不為或不能為的事，也是成名的捷徑。如韓信以出入胯下而見經傳，永垂不朽；唐雎老而無成，就只會哭，其音調哀哀切切，聞者泣下，他便以善哭成名，竟使後世皆知。

在藝術界要出名，就得有獨特的本領。如在炎憑着「一指」的畫藝，中外皆知，名成利遂，怎不叫人羨煞！

至於文壇登龍術，看來就更複雜。那些以一部傑作問世，而能使得洛陽紙貴，這是最難的途徑。找成名的作家撰序題詞，一經品評，身價十倍，却是中西通行的辦法。如果名作家找不上，就索性跟他作對，吹毛求疵，設法把他罵倒，那就自己出名了。

寫至此處，我又想起「名士定無虛士」的話，甚願有志求名的人，三復思之！

人與禽獸

兒時，我總愛去逛動物園，挨着鐵籠，細細欣賞那被囚禁着的禽獸，一面看牠們各具不同的奇形怪相，一面也看牠們大致相同的焦燥神態。到了稍懂人事，才知道人們對付同類也竟會用到動物園的那一套。那些被囚禁在監獄裏面的「壞人」，失去了自由，犧牲了幸福，接觸不到外面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其遭過比關在鐵籠裏面的動物還不如呢！

但是，人們為甚麼要拚了付出痛苦的代價，而去作姦犯科？這，莊嚴的法律是不管的，而只把那違了法的關起來，關够了才予釋放，再犯的就再關起。如此這般，終於造或了一個可怕的结果：一切活不下去的人，甘願長居在監獄裏面，吃那現成的「喋喱飯」；雖在刑滿釋放出去，但又設法住於其中，根本失掉了動物園裏面那些禽獸所表現的一份焦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此之謂乎？

我曾竊笑過在鐵籠裏面表現焦燥的禽獸，對於木然地在監獄裏面的「壞人」，我只想哭！

人心大快

·鄭天曉·

紅借嬸已經守寡多年，但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不怎麼寂寞。而且，大兒子已經兒女成行，老二今年也添了丁，去年小三又熱熱鬧鬧的結了婚，許多人都說她好福氣哩！

不過，她的死鬼丈夫並沒有遺下桄榔園和椰園，而她家却有椰子和桄榔實；她家沒有種芋頭，可是芋頭還要比別人多；她家……另一方面，却有許多人在搖頭，在嘆氣。

「前個月的椰子不見了許多，這個月又去了一大半……」阿平叔自認晦氣地說。

「我的桄榔上月超過二十担，本月已不到十担了，唉……」文哥也這樣嘮嘮叨叨。

「我……」

雖然他們心裏有數，知道是紅借嬸一家所偷，但是從不敢加以揭穿，而只背地裏罵罵算算。

在這個地方，只要有人一提起紅借嬸的大名，又有誰個不曉？誰個不怕？她那矮胖的身材，浮腫似的麻臉，行起路來，真像鴨子般的蹣跚。她還有張鼓簧似的嘴吧，好時甜過蜜糖滑過油，不好時便臭過狗糞利過刀。總之，誰冒犯了她，誰就倒楣。挨她一頓臭罵算不了甚麼，她在吃飯睡覺時都會帶着如狼似虎的三個兒子撞出門來，非跟你

拚個死活不可。

本來紅借嬸已經够兇了，加之她的小叔又是甚麼局紳，在地方上兜得轉，在衙門中喫得開，這就更使她如虎添翼，無所不爲了。

去年，土港來了一個莊稼漢，原名王闊切，因他是種芋頭的能手，大家便叫他「芋頭切」。

一天傍晚，彩霞點綴在遙遠的天邊，「芋頭切」凝望着豐盛的芋苗，心花也樂得開放了。

當晚，「芋頭切」很早就爬上床，他的思想也像眼前的那枝燭火跳起來了：——賣了芋頭，添幾件新衣，買一條大紅毛毯，寄若干給唐山老母親。哦！對了，還要替她買幾包補品……托阿陳帶去？不必！寄郵不也很方便嗎？……他的理想，比天邊那絢爛的彩霞還要美麗。

夜，是萬籟俱靜的，濁黃的港水緩慢地流着，流着……

一隻夜行船溯流而上，雖是槳聲輕擊，也還聽得很清晰；手電筒不時還眨眼的指示着方向。

這時候，「芋頭切」正作着美好的「芋頭之夢」，也就正是這隻夜行船悄悄地代他「豐收」的時候了……

翌晨，「芋頭切」懷着喜悅的心情走向芋頭田去，只見芋苗東倒西歪，泥土上印滿了零亂的脚印，

車，打從土港飛駛而過，遠遠望去，車上好似掛着幾張非常熟悉的臉孔。

阿平叔喘着氣跑來，驚怯地告訴文哥：「紅借嬸母子都被警車載去了。」

「幾時？」

「剛才啦，你看！」阿平叔指向那漸行漸遠而漸模糊的一輛黑色警車說。

「好了，好了，紅借嬸母子被捉將官裏去了！」

不一會，這消息就迅速地傳遍土港，人人臉上都是喜氣洋洋的。

歷史人物傳記

思齊集

著 恢 王

這本書是歷史人物傳記，裏面包括歷代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忠臣、烈士、民族英雄，如屈原、陶淵明、杜甫、黃梨洲、顧亭林、顏習齋、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等二十餘人。根據正確的史料，加以生動的描寫，使人展卷在手，如望見古人顏色，肅然起景仰之心。誠如作者自叙中所云：「我國學術深厚，孕育了許多聖哲。我不幸生存在這苦難的時代裏，最容易感到其中幾位與時代直接間接有關的人物；這幾位哲人，也就時常在鼓勵着我勇往直前，雖不能至而心實嚮往之。」故此書不僅是歷史書，而且是一部修養書。全書凡十萬言，間附有插圖及墨寶，彌足珍貴。誠不失為中國青年的良好讀物。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代售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B

新 生

· 譯 燕 顏 ·

樊倫坦正在監獄工場縫着鞋套，守衛突然來到他的面前，帶他到前面的辦公室。在那裏，典獄官遞給他一張總督簽下的赦免証，面容嚴肅地說：「樊倫坦！明天你就可以假釋出獄，今後應該振作起來，好好的做一個人。你的心並不怎麼壞，別再糟蹋自己，活得挺一點。」

「我？」他裝作很驚奇地說：「啊！我這一生就從沒有糟塌過我自己。」

「那麼，」典獄官笑笑。「你怎會因那件春田的事弄到監獄裏來的呢？」

「我？」他仍直截地說，「噢！我從來就沒有去過春田。」

「帶他回去吧，柯林！」典獄官轉向那守衛說：「預備好他出去的衣服，在明天早上七點鐘開釋他。」

第二天七時過一刻，他又被召到辦公室，書記就遞給他一張火車票和五塊錢，並和他握手，希望他能靠這些重新做個好公民。

他打從監獄大門出來，沒顧到路上鳥的歌聲，搖曳的綠樹和花朵的芬芳，逕向一家餐館走去。他在一盤燻雞、一瓶白酒和一支雪茄裏，重又嘗到了自由的甜蜜。他從那兒漫步走到火車站，三小時後，火車把他送到了一個小鎮。

「很抱歉，我們未能弄得快點。」他以前所寄寓的旅店主人麥克先生歡迎他歸來時說：「可是春田方面的抗議很棘手，總督幾乎都無

法子。怎麼樣，好嗎？」

「很好，」他說：「我的鑰匙呢？」

他接過鑰匙，上了樓，打開他所住過的房間，只見每件東西仍像他離開時一樣安放著。

於是，他滑開壁上的一塊夾板，抽出一個蓋滿塵土的箱子，打開來，喜愛地看着那套花了九百多元買來的工具，這是撬開保險箱不可少的。

不一會，他就走出酒店，已經穿着整齊，手上提着那裝滿工具的箱子。

就在他釋放後的一星期，印地安那州的利奇蒙市發生了一件竊案，一家進出口公司的保險箱失去了八百元，做得乾淨利落，毫無痕跡。兩星期後，勞根斯堡的一隻新式專利保險箱被打開，失款達一千五百元之多。接着，傑弗遜城的一家銀行，也被撬開保險箱，偷去了五千餘元。這幾件失竊的案子，警方是責成普萊士處理的。他到現場去調查過後，便寫下他自己的看法：「據我判斷，這又是樊倫坦幹的好事。」

普萊士知道樊倫坦慣用的手法：獨來獨往，即刻離開現場，上等社會的風範——這會給與樊倫坦在審判時極好的遁詞。

一天下午，在阿肯薩士地方離鐵路五里遠的一個愛爾摩小鎮上，樊倫坦帶了他的手提箱從郵車上跳出來。他看起來像個剛出大學的青年，在寬廣的人行道上，向一家旅

店走去。

一位年青的小姐打從樊倫坦身邊掠過，走入一座標有「愛爾摩銀行」的門口。他一見到她，頓時有點飄飄然，竟忘了自己是個竊犯。而她也低下了頭，臉紅起來。真的，像樊倫坦這樣俊美的青年，在愛爾摩是不多見的。

他站在銀行外面，和一個閒蕩的小孩子搭訕著。

「那位進去的不是辛浦遜小姐嗎？」他若有其事地問。

「不，」那男孩說：「她是安娜貝爾小姐，這是她父親的銀行哩！」

於是，他輕鬆地走進一家旅店，以史賓賽的名字登記後，就向那肥胖的經理打聽市面情形，因為他想要在這兒開個鞋店，打算長期居留下來。

這個從樊倫坦變成的史賓賽先生，果然留在愛爾摩，並且在社交上他也很成功。如今，他認識了安娜貝爾小姐，深深地沉迷於她的艷麗。

到了這年的年底，史賓賽的情況是這樣的：他受到大家的尊敬，鞋店生意很好，兩星期後他就要和安娜貝爾小姐結婚了。

就在這時，他又以樊倫坦的名字寫了一封信，寄給聖路易的一個老朋友。

親愛的老保爾：

我要你在下禮拜三晚上九點到小石的沙利文等處，因為我要你給我清理

幾件事。你知道我已經洗手不幹，開了一家鞋店，一本正經的過日子。而且，再過兩個星期，我就要和這地球上最好的姑娘結婚。在這裏，我要快樂地告訴你：她很相信我，而我以後也不會再做一件不正當的事，你聽了也該高興的！

你的老朋友樊倫坦

在這封信寄出後的星期一晚上，普萊士駕了一輛馬車到愛爾摩來。他把帽子拉得很低，從史賓賽鞋店對街的藥店裏，很清楚地看到史賓賽的一切行動。

「他要和一個銀行家的小姐結婚？」普萊士自言自語地說：「我真不明白！」

這天早晨，史賓賽在安娜貝爾小姐家中用早點，他就要動身去小石市訂製一套禮服。這是他來愛爾摩後第一次離開，距他以前做的那件案子已一年多，他想不到什麼事了。

九點鐘，他和安娜貝爾小姐全家到鎮上去——她的父親亞當先生，她已婚的姐姐和姐姐的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五歲。在路過他寄住的旅店時，他進去拿了他的手提箱，然後一同去到銀行。他脫去

帽子，放下手提箱，和銀行的職員打着招呼。而心裏充滿了幸福和青春喜悅的安娜貝爾，却頑皮地戴上了他的帽子，拿起了他的手提箱。「看我像不像個鼓手？」安娜貝爾非常天真地說：「我的天！這箱子好重啊，裏面好像都裝的是金磚似的。」

「那都是些鍍板鞋拔，」他冷冷地說：「這是我還給人家的，帶在身邊可以省些行李費，我越來越會打經濟算盤了。」

愛爾摩銀行最近新添一個保險箱和地窖，亞當先生很滿意，他想要家裏每一個人都見識見識。地窖並不大，可是裝了一種專利的新發明的門——三根鐵栓連着一隻把手，用的是「時間鎖」。亞當先生興高彩烈地向史賓賽解說它的用途，他則顯出一付謙遜及並不太理解的样子聽着。而兩個孩子——梅和阿迦薩——對那發亮的金屬，奇怪的鐘和門鈕倒很感興趣。

當他們正在裏面忙於觀察時，普萊士漫步走到愛爾摩銀行的欄杆邊，用上臂撐着身子，不時地向裏面張望着。

突然裏面傳出一兩聲女人的尖銳叫喊聲，跟着是一陣混亂。原來那九歲的梅惡作劇，在大家沒有注意之下，竟把五歲的阿迦薩關進地

窖裏，也學着亞當先生那樣門上鐵栓，扭上門鈕。

這位老銀行家急跳到門邊，奮力拉着門鈕。過了一會，他失望地大嚷：「這門開不了啦，發條沒有上，時間也沒有定。」

阿迦薩的母親神經質地叫着：「啊！打開它，你們這些男人就沒有一點辦法嗎？」

「除了在石小市那一帶，這裏沒有人能開這門。」亞當先生顫抖着說：「我的上帝！這個孩子不能待在那兒太久，空氣不夠，並且他會嚇得癱瘓的。」

安娜貝爾轉向他的愛人，她的大眼睛充滿了苦惱，但卻並沒有絕望。對一個女人來說，沒有事是她所崇拜的男人辦不到的。

「不能想想辦法嗎？親愛的！——試試，好不好？」

他睜大眼睛看着她，在他銳利的眼光裏和唇邊嘴角上，有一種柔和的笑意。

「安娜貝爾，」他說：「妳願意把妳身上戴的那朵玫瑰送給我嗎？」

安娜貝爾幾乎不相信她所聽到的。她從胸前衣服上取下了花，遞在他手裏。他把它插入背心的口袋，脫下了外套，捲起袖子。從這些動作裏，史賓賽漸漸消退，代之而

起的已是樊倫坦了。

「你們離開這兒。」他簡短地命令着。

他把手提箱拿上來，放在桌上，打平放着。從這時起，他好像忘了自己，也不覺得有任何人站在他的面前。他敏捷而有條理地取出一件件奇形怪狀的工具，像他往常幹那種勾當時一樣，嘴裏輕輕地吹着口哨。

他把錐子滑進那扇鋼門，僅僅十分鐘，就已把鐵栓撬動，將門打開。那飽受驚嚇的阿迦薩，哇的一聲，終於平安地投入他母親的懷抱裏。

他却一聲不響，穿上外衣，走向前門。這時他聽到一聲會為他所熟悉的「親愛的」，但他並沒有停下來。

「哈囉！」他見到在外張望的普萊士時，仍然帶着他那奇怪的微笑。「普萊士，我們又碰頭了，不是嗎？走吧，我覺得現在沒有什麼關係了。」

但普萊士却裝作不認識他，臉露驚訝的樣子。「你大概認錯了人，史賓賽先生。」他說：「你以為我認得你，你的車在等着呢，不是嗎？」

於是，普萊士轉過身來，走向街的那頭去了。



陳獨秀生前死後 劉福如

五四運動的倡導者，我們不能遺忘胡適之，更不能遺忘陳獨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陳氏死於四川江津，一代學人，從此息影，各方都表示着沉痛的哀悼。但自大陸變色以後，他的埋骨之所，却被共幹將其炸毀，這應該是極人事之慘痛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青年雜誌（「新青年」的前身）就是由陳氏主編。當時，他的周圍集合不少人才，如高一涵、李亦民、陳毅、汪叔潛、易白州、劉叔雅等，都是長期的撰稿人。

胡適之能進北大教書，也是由陳氏推薦的。他和胡本來沒有見過面，因為辦雜誌拉稿子，才成了文字之交。那時候，蔡子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他請來作文科學長，而他又挽胡為助，擔任「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

陳氏學問廣博，著述頗多，其早期的作品，大多收入亞東圖書館的「獨秀文存」；自他轉入共產主義以後的文字，格於環境，未能彙集付印問世。

雖然陳氏一生飽經憂患，備歷艱辛，但是沒有洩過氣，低過頭，始終是那樣的樂觀、豪邁、勇敢。他最愛陸放翁的詩，尤喜歡「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句子，這是取其樂觀方面的意義。

陳氏也很愛作詩，但早年之詩已不易見，中年因致力於政治，根本無暇及此，晚年有所作，最着力的一篇五言古風，題為「告少年」。那是他在四川江津養病時所作，意思是要少年人擇定自己的路，既不要跟××主義走，也不要跟××主義走。

在陳氏多種多樣的學術興趣之中，只有對於

語言文字學却是終生悉力以赴。他寫過一本「字類義學舉例」，也是由亞東圖書館出版，時間該在五四以前；在南京獄中時，他給東方雜誌寫了「實庶學說」；最後，他又寫了那本巨著「小學識字課」。他是對中國文字具有濃厚興趣和湛深研究的人，如果他活在今天，對於簡字以及中國文字的拉丁化，不知道要怎樣的加以抨擊呢？

陳氏以文章名於時，即使最恨他的敵人，也不敢說他的文章寫得不好。記得蔡子民先生曾經用「勁、廉、悍」這三個字來評量他，這是極其恰當的。他的文章有力、簡潔凶猛、不轉灣抹角，不拖泥帶水、不容吞吞吐吐。如以現代武器來比他的文章，則是巨型坦克、重轟炸機、最大口径

讀者·作者·編者

十九世紀下半期自然主義文學的崛起，不但在法國稱霸一時，即對整個世界亦有重大影響，而成為指示文學新方向的信號。鍾期榮博士留法多年，對此一文學的源流及演變，曾作過一番深刻研究。現承他將其寶貴心得寫出，草成「自然主義的法國文學」一文，實為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請讀者切勿等閒視之。

本刊這一期刊出的「飛，飛吧！」，是一首意境高超、結構嚴整的散文詩。這裏必須指出：作者山芭仔只是一個中學生，而其靈活的創作技巧，決不遜於老牌作家，真是天才橫溢，前途無量。

「情債」這篇小說，又是一種新的風格，極能引人入勝。作者墨人為一女性，以「細心的觀察和直接的表達」名於時，這正是走的寫實主義的路，故能獲得成功。

此外，還有王炳炎的「小黃狗」、鄭天騰的「人心大快」、顏燕的「新生」，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也請讀者加以注意。

的炮，可以摧毀敵人最堅固的工事，排除最頑強的抵抗，衝過最險峻的陣地。

胡適之推崇陳氏文章是大刀潤斧，並把中國文學革命的迅速勝利，首先歸功於他的揮動大刀潤斧作前導。在這裏，胡適之倒不是故意謙虛，歷史的真相原是如此。

不過，陳氏的文章幾乎始終只限於政論（或學術論說）方面，尤其是晚年的幾篇國際問題的論文，都是很有力量的。其中一篇便是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曾刊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本來預備兩天刊完，那知刊了一篇，某國便提出抗議，無法與世人相見了。

陳氏的最後言論，可說是激頭激尾的。且看他的根本意見：「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

陳氏之死已經十六週年，生前既備嘗艱苦，死後又慘遭毀墓，那能不令人興聞笛之悲呢？

歡迎長期訂戶

價格特別優待

零售(每期)：二角
定價叻幣：半年(十二期)：二元一角
全年(廿四期)：四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蕉風訂閱單

訂閱人姓名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訂閱期數：自第.....期至第.....期

訂費：叻幣.....元.....角正

注意：填明此單，並附足夠訂費(郵票十足通用)，一併寄交
蕉風出版社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或 P. O. Box 2034, Singapore 即可。

星馬

名畫家陳文希，近曾收集歷年所繪中西畫三十二幅，印成畫集，八開本，局部套色，末附駱清泉跋文，為南洋美術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星洲播種文化社印行的「憎恨」，是一個文藝創作選集，作者為黎英、溫激、彥艾等人。該社又計劃出版「馬華文藝運動的路向」一書，業已約請星馬文壇名宿執筆，不久即可面世。

詩人力匡，於本月中自港乘廣州輪來星，聞係受育英中學之聘，擔任國文教席。

章暈新著「都門抄」，已由吉隆坡文化供應社出版，極受讀者喜愛。此外，他有一個中篇小說「舊地」，另一個短篇小說「還鄉願」，將交青年書局印行。

椰風出版社也編印一套文藝叢書，最先推出一本「無星的夜晚」，乃收集馬華青年作家林丹、夏叔、許方等人的作品，有小說，有散文，也有詩歌。

任辛著「談小品散文」，是以文學理論為主的集子，內容有論雙聲疊韻、談文體、談遊記文學……等，曾在「星洲週刊」發表過，現交由世界書局出版。

台灣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舉辦的青年徵文競賽，業經評定完畢。散文組：第一名吳怡（往事何堪回首）；第二名連文賢（懷家園）。詩歌組：第一名劉英傑（黃花崗頌）；第二名馬駿德（黃花崗）；第三名趙宗信（送還鄉者）。所有錄取作品，均將介紹各報發表，并定期頒給獎金。

胡適在台呼籲改善學人生活、培養科學人才、爭取學術獨立、挽

救人才出超。關於爭取學術獨立的長期計劃，胡氏指出四項條件：①充實國內大學，凡要求基本學術訓練者不必出國。②充實大學研究院及獨立研究所，使受過基本學術訓練之人可以繼續深造研究。③國家在科學、工業、技術上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可以由大學及研究院協助解決。④在世界學術的發展上，中國學人應與各國學人分工合作，共謀發展。

中國大陸

一九五五年，中共在內蒙古推行一種「新蒙文」，搞了一年多，行不通，現在又允許內蒙古仍然沿用「舊蒙文」。

夏衍撰了一篇長文，大罵江豐與丁玲，說他們是文藝界的悍將，碰不得；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說這種現象如果讓其存在下去，黨在文藝戰綫上的領導還能鞏固嗎？所以，這一次非用大力拔掉老根子不可。

中共最近召集一批文藝評論家在北京開了一次會，組織了十個評論組，今後要做到每戲必評。在部隊裏也成立了一個約卅人的理論隊伍，要使評論工作跟上創作。邵荃麟、林默涵、張畢來等人，都保證在一年當中交出十篇評論的稿子。

北京十四個文藝刊物——「解放軍文藝」、「劇本」、「人民文學」、「北京文藝」、「文藝報」、「曲藝」、「詩刊」、「中國電影」、「新觀察」、「民間文學」、「譯文」、英文版「中國文學」、「收獲」和「文學研究」的負責人，最近集會討論大躍進問題。邵荃麟在會上告訴各負責人：「在刊物工作上一定要記住：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統帥。」

正在北京訪問的日本記者團，有次見到老舍，記者問他有何近作？老舍答：「想寫的東西很多，但近來身體不大好，不能寫作。而且，老作家擔負的行政工作較多，矛盾是文化部部長又是作家協會主席，我是作家協會副主席，本來都可以寫點東西，就是沒有時間而已。然而今年也要寫了，以後每年有四個月到六個月的假期，我準備到北京西山清淨的寺院裏去進行創作。」

蕉風出版新貢獻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總經銷

蕉風文藝叢書
第七種

回春曲出版

著者：胡牧

每本定價七角

蕉風半月刊
合訂本

第三卷發售

第五卷在裝訂中

每卷定價三元

星隆怡檳各大書店均代售